

[佛教名著]

名山游访记

○游名山古刹参拜高僧大德
访道场圣迹发明大事因缘○

高鹤年 / 著述
吴雨香 / 点校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K928.9/143

名山游访记

高鹤年 / 著述
吴雨香 / 点校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

RBASS / 0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山游访记/高鹤年著,吴秋香点校. -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
2000.1

ISBN 7-80123-266-6

I. 名… II. ①高… ②吴… III. 游记-中国-现代
IV. K9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3433 号

名山游访记

高鹤年著 吴秋香点校

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 32 号 电话:64023355-2504 邮编:100007)

北京北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25 印张 240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23-266-6/K·79

定价:20.00 元

序 一

谛 闲

古之大德高人，痛念身世靡常，未明己躬大事，为之割爱弃荣，涉海登山，寻师择友，参求善知识于苦空寂寞之滨，决择死生，发明向上，每每于明眼人前，扬眉吐气，或于棒喝之下，团地一声，忽觉身心脱落，如寒灰发焰，暗室顿明，将无量劫来生死情根，一时拔出，当下犹断索狮子跳踯，纵横自在游行，无纤毫系绊，所以称为大力丈夫。此吾出家人发足参方之行径也。悲夫，去圣既遥，人心非古，此道寥寥。

近代以来，虽行脚者不无其人，较之古人，奚啻霄壤。得三昧者，曾几人乎？觅其如鹤年居士者，亦不多见。高君夙植灵根，英年立志，痛念生死，绝欲舍家，国内名山，无处不历，广求知识，无一不参，具善财知见，举目而皆入法门，游华藏山河，到处而无非宝所，三十年如一日。近闻息影东海劳山，其静无双，其乐无喻。此种三昧，海上诸居士不肯让，高君独得要与天下人共之。

岁在辛酉世尊成道日

序 二

印 光

人之智识，非学问阅历莫由开通，而天下名山，圣道场地，最足以感发人。希圣希贤之志，其有关于立身修业成德达才也大矣。故古今负己立立人、自利利他之热心者，每不以跋涉为劳，以期凡所见境，凡所悟入，皆资益于吾身心，开发乎智识也。

古之周遍游历者，有千岁宝掌和尚，中天竺人，在天竺约五百年，于汉末来此，方历三国、两晋、宋齐梁陈、隋，至唐高宗显庆二年，三千七十二岁，方始入灭。以故凡南北名山，圣道场地，无不亲历其地而住止焉。至明末时，紫柏尊者，亦复遍历名山，以日行三百余里，虽无宝掌之寿，其所游历，可与宝掌相齐。

近世缙素中，唯高鹤年居士游历最为广远。凡四大名山，五岳终南，天台雁荡，罗浮鸡足，武当云居，庐岳黄山，或一至者，或二三至者。凡所经过之土地人情，与夫古迹胜境，及道场寺宇，并高僧名士所有事迹根据，语言问答，各皆备载。一可以慰不能行脚者无由得知圣道场地之胜迹遗憾；一可以作初机学人寻师访友之一大方针。以故民国元年《佛学丛报》曾录之以饷同志。今者王一亭、许止净、聂云台、狄楚青、简玉阶诸

居士又欲特作一册，俾阅者备观其全，亦未始非入佛海之前导也。

序 三

兴 慈

欲开知识，端赖学问及经历，非经历孰能亲证其事，非学问难以洞晰其幽。

古人有云：“诸法中有丝毫不透者，便为一丝毫之所碍。”是故昔有八十行脚，九上洞山，一钵千家，孤身万里，总为访道明心求解脱而已。至若周游名胜，遍涉大川，礼圣化之道场，览奇丽之名迹，亦为开拓心胸，裨益识智也。夫物皆有可观，观皆有可乐。此乐也，岂物之乐哉？其寓境而游心，超然乎物外而得物理之融通者也。若斯游者，无往而非道矣。所以古之游者，遇上士而问道，逢相契而谈心，未自信者而求法，未自证者而求证。千岁掌公，自天竺遍游东震，开峨嵋之道场。三藏樊师，由中原远涉西乾，立唯识之宗旨。自古胜游乌可胜纪，皆无适而不以道为利也，岂彼寄怀于风景，选胜于诗赋者，所可同日而语哉？

高鹤年居士自幼业儒，具信佛理，禅参知识，教彻道源，由是廓怀纵志，足迹所经，殆遍天下，含道倾心，瞻礼圣迹，岩栖谷隐，梵刹静居，无不参访。凡所所历，笔之于书，久而成帙，曰《名山游访记》，而其名胜古迹、贤圣道场，示诸掌矣；岩居茅隐、晦迹深修，接乎目矣。居士心与境融，理随事彻，故其触处提

撕，随缘指示之处，清谈道话，雅合玄机。读者当离文字相求之，休作寻常游记观也。见者咸请刊印以流通。既问序于不揣固陋，用赘其端焉。时庚申冬。

释迦如来成道良辰于天台山

序 四

濮一乘

鹤年居士，早岁发心，频年参访，足迹殆遍天下。兹以云水所经，著为游访之记。居士平日固服膺宗门者，是以触处提撕，不离方寸，百城烟水，终归弥勒之楼。一宿因缘，遂识曹溪之路。可谓依正无碍，心境双融矣。读者当离文字相求之，莫漫作寻常山。志水经会也。

民国元年

序 五

余了翁

震旦山水之胜，自康乐柳州以后，俊游寂寥。至明末乃有徐霞客，其游踪最远，记载亦独富。谢柳皆由儒入佛，世尽知之。霞客虽不以佛者名，而西参大宝法王，负禅侣静闻之骨以葬于迦叶道场，则固亦行佛之行者矣。用是知惟学佛者为能游，游为不虚。彼骚人墨客，尘声俗轨，纵有济胜之具，皆入宝山而空回者也。

鹤年居士早发道心，严事石埭杨先生，虽无谢柳之文，而抖擞迈往，足迹遍名山，不让于霞客。所为游记，曾略载于《佛学丛报》。顾《丛报》至癸丑年即止，首尾为一载，而居士行脚，则有赵州八十未休之概。积稿未刊者居大半，比以嚶求之切，始料简付刊。

居士尝语予，谓“初愿未及此。山行野宿中，每草促不及为，多追忆而补纪焉。岁月光景，已在梦痕缘影中。且游而不记及三四至而仅记一二者甚夥，今付阙如，即存者苦不文，惧不足以示人。”予谓在道不在文，此记足为后学导，且近世所未有也。

去年，居士以其稿就质于江西许止净先生，先生为之点定。今年秋，乃挟以示予，属略叙其由而付手民。予以校丛报中所刊之少分，则微有异同承居士意为次第焉。

予少读康乐子厚诗文，心辄慕之，饥驱四方，五岳之愿未酬。而吾衰已甚，故于居士此记，不能赞一辞。惟读其匡庐游记，有旧时东主子培长者摩尼院一段法缘，辄念先辈为道之殷。而东林白社之清风高躅，尤萦绕于梦寐间，未获一履其地而徘徊之。顾瞻身世，唐丧放逸，资粮未具，愧居士多矣。

甲戌冬月于嘉兴

序 六

名山游访，志在参师求道，磨炼身心。良以人命无常，生死大事，故虽登山临水，而不爱游观。历涉古迹名胜，而未加详考者，恐被分心，难以入道也。是以行云流水，拔草瞻风，旷野荒郊，不避酸风苦雨；深山大谷，哪怕带月披星，及至山中习静，触境逢缘；苍松古柏，全露本地风光；鸟语花香，尽是当人自己。斗笠可以扬眉，草鞋亦能吐气。

然人事无常，丙午息足金山之念佛楼，徐淮海发生水灾，济南上人衍义会之命，劝余往勘灾区。嗣于北鼎云台，许愿重修，及南鼎紫云山。丁未视察春赈，顺游嵩岳，冬回金山。戊申设公帐房，一切自备，先修紫云正殿。夏住九华与性莲上人，结茅于华台山。己酉春返里，重造紫云佛殿，新装海岛二十四诸天、四大菩萨、十八罗汉，仍回金山过冬。庚戌春返刘，创建紫云藏经阁、千华台、请藏经、图书馆、阅经室、善书报社、设念佛堂、立放生会。辛亥春，紫云三元大帝装金，新添佛神等像百余尊，修理全山各殿，油漆一新。大工告竣，统交住持。所欠百余千文，由余负责归还，与紫云无关。此愿了矣，云水而去。

民元拟入山而未果，阻于沪上。夏又混迹风尘，历境验心。彼时中外人士，避乱申江，具有道德思想者，颇不乏人。为英雄之退步，作圣贤之入门。月霞法师、狄楚青、沈子培、濮一乘、陈彦通、姬佛陀、罗迦陵及余等，提倡佛学，设立讲经会，于哈同花园，推余办理其事。中外男女听众，至千百余人。

狄公与黎端甫、濮陈诸君倡办佛经流通，刊行《佛学丛报》，邀余相助。时李正刚、欧阳、蒯若木、濮一乘诸公，办佛教会，旋由寄禅和尚及诸山长老议设佛教总会。余为之介绍联合，并与谛闲法师、陈介石、王采臣、黎灿阶、程靖武及各国宗教家，梅殿华、李佳白、李提摩太、南条文雄、冠赛林诸公设立世界宗教会，推余理事。余参加各会，纯尽义务，故此小半游访，大半在沪。

彼时初将《名山游访记》登载《佛学丛报》。至十二期，李梅庵、樊云门、刘朴生、魏梅荪诸先生劝编成册。自知文意不驯，讵敢遽灾梨枣。惟旷观世界，人心日下，有名必争，有利必夺。余感于此，故辄贡其愚忱也。夜阑人静，检点身心，自问见利虽不贪恋，而无形中难免图名。且尘俗习气，日熏于识，实无把握，今其不受。

终以沪上，不惯久居，民三春，复去之北游，远离尘囿，云水飘飘，襟怀荡荡，名利不能缠，五欲不能缚。五台度夏，协助恒修。乘参二师，设立广济茅篷下

院，开单结众。息足修持，终南经冬。山中诸宿邀余建造普同塔，创立念佛堂。

迨民六京津水灾，由狄楚青、王一亭诸公电邀出山，勘灾至沪，与狄王二公、程雪楼、应季中盛府、朱葆三、虞洽卿诸先生奔走联合。谛印二师，及江浙诸山，组织佛教慈悲会，推余助理其事。

次春陪同冶开上人，京津放赈，余办总务。事毕返申，简玉阶、许止净诸公屡促，将游记编册。仍未许行世，即返终南。关中大乱，由他处绕道泰山度岁。次正南行，礼六祖，朝迦叶，后由鸡山归里，扫墓。经李柏农长者，邀往苏杭开办道场，未许其愿。因劝就里办归女道场，并提倡佛学，普度众生，扫除习弊，忏悔我等有心无心之过愆，定名贞节净土院。鳩工建筑，开办收容，旨在上报四恩，下资三有。

嗣后叠遭水旱鹵蝗等灾，发愿救济，稍尽绵薄。刹那之间，忽又十余载矣。其间复经简玉阶、沈惺叔、王一亭、李柏农，共交银二千元，嘱将初次行脚参访，追忆略记，增补于后。

尘事卒卒，延至于今。奈年事衰颓，精气两伤，所记片段，较前差脱益多，然又不得不以此因缘，与前编一并付印，以副简沈王李诸公之愿。

吁！余详细检点，参学未彻，利济未周，人事不知，名过其实。一生蹉跎，惭愧无地。数十载山林田野，石火电光，刹那过矣。故俟此编出世，诸缘已就，

即欲送尸入山，了此一身，方满本愿也。

民国三十二年初秋，终南侍者鹤年高恒松谨识于云溪大觉精舍。

序 七

大道无方，不可定指，说有说无，皆未能摸着巴鼻。古人为欲究明此事，不惜多方以求，或七尺单前高挂钵囊，或一肩明月遍走天涯，誓期于孤峰绝处转得身来，方肯休歇。

老友鹤年居士，同里刘庄人也。少即饱学，笃志于道，虽居末季，力追古德之风。犹忆光绪庚子春，我山隐祖老人重修慈寿塔成，适居士乞戒来山，住经楼阅藏，以禅意而参经旨，相互发明。日入大定老人之室，请益道妙，了知文字，不在纸上。山上石头，大的大，小的小，全体透露，又何必拘于方所，于是矢愿行脚，芒鞋棕笠，穿云渡水而去。

余时司职客堂佐理，癸卯戒事毕，每以有物碍膺，惴惴不能自安。且念居士以尘劳中人，尚能矚然不滓，收放自如，余寄迹空门，反生缚着，不能超脱，未免堕入死水，何日可了。兴念及此，随时蹶然而起，打包上肩，觉腰脚轻健，跋涉无劳。因之踏五台之冰，破峨嵋之雪，三叉路口，较量一番；百草头边，争取一着。及后游倦归来，虽漫无所得，而草鞋钱幸可相抵，不致为目前境界所弄。

居士则更胜我百倍，北走幽燕，南入滇黔，结茅终南，休夏清凉。枕青山而卧白云，侣樵牧而友麋鹿。其受用之处，洵非他人所得而测。然观其忘乡里而不恋，化家庭而归公，以私人整个田宅，创办贞节净土院，为天下学佛者导，世皆称其难能，而居士行之易易，此正所以为居士也。

居士今年寿七十二，余亦六十有四，皆垂垂老矣，而于难期之后，能两度相见，俯仰时事，不胜感慨。而丛林秋晚，老成凋谢，尤为今后法门悲。

居士著有《游访记》，风行海内已久。兹者续编又将刊行，驰函欲余一言。余年来枯坐寒岩，久守緘默，惟于居士则不得不一道款曲云。

民国三十二年冬月二十八日，金山石隐头陀霜亭序于楞伽丈室。